



活色生仙

卫风
著

世事真假难辨，人心虚实莫测。 剑术可以杀人，幻术可以欺心。

CTS
CHINA TIAN SHI

湖南文艺出版社

绝色生仙

卫风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活色生仙 / 卫风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404-4918-6

I. ①活… II. ①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70067号

活色生仙

作者 / 卫风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朱 莹 任勇文

特约编辑: 肖 瑶 戴晓岚 朱 莹 任勇文

书籍设计: 八 牛

排版制作: 常言道文化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化勘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11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700 × 970mm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2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04-4918-6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



目录
Contents

001 【楔子】

我死的那天是四月初四。皇历上写着，日值月破，大事不宜。
那一瞬间耳边的声音全消失了，有几滴热热的液体溅到了我的脸上。
我想那是我自己的血。

003 【第一章】 再世为人

她顺手折了一片长长的叶子，折卷之后变成了一只小鸟形状，吹了口气，放在水边。

翠绿的叶子上闪过一层光，鸟儿活了起来，扑棱棱地扇着翅子，溅起的水花泼洒到我的鞋面上来。

“看明白了吗？”

我点了点头。

“那你说说。”

“幻术。”

023 【第二章】 满月幻境

我太想知道自己的过去，看师公的神情，他一定知道巫宁是何许人，可是他却不肯说，神情又那样古怪。

难道我，以前是他的仇人？还是……有什么别的恩怨？

051

【第三章】 繁花入梦

梦术并非像人们所知的那样浅显狭隘，人在醒着的时候犹有戒心，而在酣睡之时却是全无防备，梦境既影射过去的人与事，又透露出对未来的希冀憧憬。若精于梦术，可操纵人的喜乐，掌控人的生死……

掌控生死？梦术怎样掌控人的生死？

073

【第四章】 雷家惊变

身周一片寂静，只能听到我们两个粗重的呼吸声和慌乱的脚步声。

雷庄主不在屋中，我师公也不在——其他的人，都死了。雷家庄里除了我们两个之外再无活口。

099

【第五章】 梦里寻踪

文飞缓步走过来，微笑着问：“怎么一个人站这里？”

他的口气不像是初见面的陌生人，听起来仿佛像是多年知交一样。

我心里也是这种感觉。

123

【第六章】 冬雪白梅

我点点头，眼都舍不得眨一下，冰凉柔软的雪花拂在脸颊上，我惊觉自己的脸颊热得那么厉害。

不知为什么，明明听懂了他的心声，知道他心中对我，如我对他一样……

为什么，我却在甜蜜之中，还品到了一丝伤感凄凉？

是了……

因为，曲中的那对爱侣，最后并没能有情人终成眷属。

153

【第七章】 旧事重忆

我再想起那一次的京城之行，最先想起是寒冷的冰雪。

那一天的雪，特别大。

我觉得我一生中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冷的冬天。

奇怪的是，当时我并不觉得冷，一点儿都不觉得。

183

【第八章】 真假难辨

我还以为自己扮小孩子扮得极好，没想到……

人总把自己想得聪明，把旁人当成什么也不知道。

我一直觉得师公对我关爱照料，可是万万想不到师公心中居然……

223

【第九章】 问情何处

我就是在那里借尸还魂变成了齐笙的。

原来前世我死去之后，就一直留在那个地方没有离开过吗？

离此地不远——

那时候我是要来沙湖？还是从沙湖离开？

241

【第十章】 幻真归一

风中带来清冽的花香气。

不远处应该有梅花，香气似有若无，清冷动人。

无论后来发生了什么，那一段记忆是美好的。

277

【番外一】 岔路

285

【番外二】 蓦然回首

289

【番外三】 形单影只

295

【番外四】 花非花



【楔子】



我死的那天是四月初四。皇历上写着，日值月破，大事不宜。

那一瞬间耳边的声音全消失了，有几滴热热的液体溅到了我的脸上。

我想那是我自己的血。

能活着的话，当然还是活着好。

我看着他们把伤者带走，将死者也带走。山顶被打扫干净，看不出这里刚刚经过一场恶斗。

那些事与我有关，因为我也是死者中的一个。

我想知道他们要把我的躯壳带到哪里去，可是我只能看着他们走远。

天下起雨来，四周的群山在雨里静默着。

我说不上来心里还在指望什么。也许我想看到有人抱着我抚尸大恸，舍不得我。

也许我还指望有人在在我身旁横剑自刎，殉情而死。

这些幻想都太不切实际了。

实际上，一个哭的人都没有。

也许创痛太深，人就哭不出来了。

我目送着他们离开，渐行渐远，一直到再也看不见。

风吹过，山间林涛起伏。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留恋，我想不起来那些人的名字，我不知道他们是我的亲人、朋友，还是我的

仇家——

我惊慌失措，可是接下去我连自己是谁也记不起来。

我无法动弹，无法出声，无法挽留住记忆。我在雨中，看着数不清的雨点从天上落下，落进林间，

落在地下，落进山溪。

新翻过的泥土中还可以看到铁锈色的血痕，丝丝缕缕，雨大了起来，那些血迅速渗下去，和泥土融

为了一体。

我是谁？

我是怎么死的？我在什么地方？我在这世上还有什么牵挂？

我该做什么？我要去哪儿？

【第一章】 再世为人



她顺手折了一片长长的叶子，折卷之后变成了一只小鸟形状，吹了口气，放在水边。

翠绿的叶子上闪过一层光，鸟儿活了起来，扑棱棱地扇着翅子，溅起的水花泼洒到我的鞋面上来。

「看明白了吗？」

我点了点头。

「那你说说。」

「幻术。」



【第一章】

再世为人

“小妹，小妹活了！”

一个女孩子扑上来抱着我喜极而泣，又说又笑又抹泪，像个疯子一样。

我费力地扭过头去看另一个人。

那是个少年，瘦瘦的，他紧紧抿着嘴不让自己哭出声来，用袖子使劲儿抹了两下脸。

“小妹饿不饿？你看，哥哥刚才摘了很多桃儿回来，快吃吧。”

她把指肚儿大小的青毛桃儿捧过来放在我面前——这会儿是什么时节？这桃儿小得可怜，吃起来味道也绝对不怎么样，光是看，就觉得嘴里都要酸得淌水。

她把一个小毛桃儿蹭了又蹭，上面的桃毛都蹭净了才递给我。

肚里空空的像是饿了好些年，我抓过那个桃儿来大口地啃，都咽下去了才品出味儿来，酸得发苦，舌头涩得不行。

“这是哪儿？”

我发出的声音轻得像猫叫。

“这是……”

少年打断了她的话：“我们去找姨母，等到了那儿，就没人欺负我们了。”他也拿了一个毛桃蹭蹭咬下去，那张脸马上皱了起来，龇牙咧嘴，他直着脖子朝下

咽，咽下去了却硬挤出个笑容来：“还行……”

少年看上去有十三四了吧？那个女孩子也就十岁上下，蓬头垢面衣衫褴褛。

我犹豫了一下，要不要告诉这两个孩子，我根本不是他们的小妹？

可是看着两张被青毛桃儿给酸得皱起却还要努力露出笑容来宽慰我的小脸儿，话到了嘴边儿，我又咽了回去。

对了，疼……

刚醒过来的时候没有感觉，现在却觉得身上越来越疼。我呻吟了一声，姐姐露出心疼又为难的表情：“姐姐看看，你的伤怎么样了。”

一解开衣裳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我还琢磨了一下这个小女孩儿是怎么死的，被我借尸还了魂。结果衣裳一解开，这孩子身上青青紫紫伤上加伤，拧的拍的肿的破了皮的，竟然一块儿好肉都找不出来。

怪不得这样疼。

“很疼吗？”

我言不由衷地说：“不疼……”

她想朝我笑笑，可是眼泪却先落下来，就滴在我身上，那似乎不是水渍，而是一滴热油一样，我打了个哆嗦。

她抱着我，小心翼翼地怕蹭疼压疼我：“姐姐抱你睡……睡吧，天亮咱们下山，去给你找个郎中，郎中会给你开药，吃了药，就不疼了，伤就会好了……”

她声音里带着哭腔，强忍着。

我身上疼了好一阵儿，好像又渐渐消下去了，人有点昏昏沉沉的，觉得热。

我发烧了。这一睡就是两天，等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在一家客栈里，屋里药气弥漫，床前守着的，还是那两个人。

不知道为什么，想哭。

我忍着没有出声，泪珠从眼角滑落，凉凉的，一直流进鬓边。

“小妹，还很疼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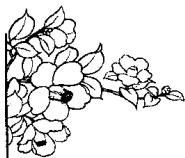
“不疼了。”

她笑得心酸，转头去看哥哥。

他们，比我第一次睁开眼时看到的，又瘦多了，眼睛熬得通红。

“醒了就好。”哥哥松了一口气，“郎中说醒过来就好了，把药喝了吧，这里不能久留，我们这就上路。”

漫漫长路，走了三天还是四天了？我指望他们多说点话让我明白身世，还有我们现在的处境，甚至，告诉我现在是哪年哪月也好。可是他们很少说话，偶尔说一句，也是遇到岔路时要选择走哪条道。



路越来越难走，人烟也越来越稀少。

“翻过前面的山头，就该到沙湖了。明天天黑一定能走到。”哥哥声音很低，“都是我无能，没本事保护你们，还连累你们吃苦……”

“哥，你不要这样说。要不是我和小妹，你一个人无牵无挂哪儿都去得。姨母到底是自家人，她不会眼看着咱们没着落不管咱们……”

他们的声音细细的，像是山风吹着树叶发出的沙沙声。我觉得心里暖烘烘的。我们找了一处山洞过夜，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们就起来上路，大概是最后一程了，脚步格外轻快，正午的时候攀上了山梁，哥指了指下面：“小妹，你们看，下头就是沙湖。”

远远地望下去，我先看到了一片闪亮亮的水光，仿佛一块镜子嵌在城郭山野之间。

这情形这般眼熟，好似从前就来过这个地方一样。下山的路走得轻松多了，可能是看着将要到地方了，所以哥哥也不嫌累，背着我几乎一路小跑，从山坡上跑下去，脚踏上了大路，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他身上出了许多汗。我拿袖子替他抹抹额头，他侧过头来笑笑：“先歇一歇，咱们去姨母家。”

他们两个都把头发衣裳理了理，姐姐在路边的溪里把帕子打湿，理理头发擦擦脸，又把我稀稀拉拉的头发抓了抓梳了个小辫儿。看她的样子并不满意，可是现在也来不及再收拾了。

沙湖城不大，进了城一路打听路径，找了一顿饭的工夫，才找到云仙里。一踏进这片地方，就能感觉得出这儿有一种让人心旷神怡的清气，果然对得起名字里那个“仙”字。远远近近栽着一大片青竹，一片浓绿映浅绿，鸟儿从头顶掠过去，悠然自得。风吹过来，远远的竹叶沙沙地响着，如初春里的细雨声。

姐姐指着前头的一角青瓦：“前头应该就是了。”

太阳已经要落山了，西边天际一片姹紫嫣红，映得这片竹林都带上了淡淡紫气。

前面是一扇黑漆大门，门上三个字写得清瘦挺拔，隐隐有几分剑拔弩张的意味。

哥哥把我从背上放下来，整整衣襟，上前去敲门。

咚咚的几下响，听起来又空又远，长长地传出去。

过了片刻，里头有人问：“外头是哪一位？”

哥哥朗声说：“在下齐靖，求见青鸾夫人。”

从外面看起来，这座宅院并不大。进入大门之后，里头是一片烟波浩渺的

湖水。

引路的那人轻轻一抬手，在前引路。湖上有雾。四周那样安静，我趴在哥哥肩膀上往回看，刚才我们进来的那扇门已经看不到了。

我觉得有些茫然，紧紧揪住哥哥的领子。

西面天际的紫色霞光颜色越来越浅，颜色褪尽之后，变成了浅灰，随即，最后的光亮也消失了，天上的星一瞬间亮了起来。

前方隐约的灯火也像是星光一样晶灿渺茫，走得越近，就越清晰。

那是一栋看起来有许多年头的宅院，飞檐高挑有如蝠翼，在夜色中仿佛随时会飞逝无踪。“齐公子齐小姐请稍候。”那人朝里走，把我们留在外面厅上。

地下铺的金砖日久天长已经看不出原来的花纹颜色。窗子敞着，可以看到外面那片湖水。雾渐渐重了，夜色也更浓，我觉得微微有点凉，朝哥哥怀里缩了缩。

姐姐看着外面，忽然轻声说：“咦？有人来了。”

我也跟着转头朝外看，夜晚的湖面上果然又走来一个人，白衣飘飘，凌波而行。

那人走到院门处，似乎察觉了我们的视线，远远朝我们望过来。夜色中看不清他的面目，只觉得那身姿飘逸轻灵，如真似幻。只稍一停步，便又转身离去，身形转瞬间没入了夜色中。

“齐少爷，齐小姐，夫人请三位进去。”

庭院空旷，一轮圆月悬在空中，我腿短步子又小，走得跌跌绊绊。这并不是间正厅，而是一间侧室，进了门，只看见正中位子上坐着一个女子，还来不及看清楚她的样子，就跟着哥哥姐姐一起跪下去，拜了三拜再起身一揖，哥哥姐姐声音很齐整恭敬：“拜见姨母。”

“嗯，你们母亲可好？怎么就你们几个来了？”青鸾夫人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冷冰冰的，有如上等的瓷器轻碰出声。

我挨着姐姐，可以感觉到她颤了一下，哥哥也沉默了一会儿，声音有点哑：“母亲……母亲她去世了。”

“什么？”

我抬起头来，终于看清了青鸾夫人的样子。

我吃了一惊，那是个极秀美的女子，头上绾着高髻，别着一枚白玉发簪，青衣素服，眉目间一股清冷淡漠之意，看起来最多二十出头的年纪。

“玉河……她是怎么死的？几时的事情？”

“母亲一年前与父亲一同出行，回来时却只有父亲一人，身旁携一女子，已经成了父亲的新夫人，父亲告诉我们母亲已经在途中染疾而亡，而那女人与他早年



就有情义……”

青鸾夫人脸上一片清冷，沉声问：“后来呢？”

“新夫人已有身孕，容不得我们兄妹三人，小妹被她寻了个错处打得遍体鳞伤生死一线，我激愤之下伤了她的弟弟，父亲要将我处以家法严刑，我趁夜带两个妹妹逃出齐家。”齐靖把那些事情一语带过，可是话里的悲愤凄凉之意听得人心酸。

“我们兄妹三人无处可去，齐家的亲眷不会收留我们，只能千里迢迢来投奔姨母。请姨母，看在我们……故去的母亲面上……”

他肯定从来没有这样求过人，青鸾夫人又一直神情淡漠，他最后一句求她收容的话在舌尖打了个转，那句话就像块火炭一样，说不出，咽不下。

少年人脸皮薄，吃苦容易求人难。我们路上那样艰辛他不怕，可是到了眼前了，求人的话却一时说不出来。

青鸾夫人轮流打量着我们三个，她伸出手来，似乎有些犹豫，摸了一下我的头：“可怜的孩子——你长得倒是最像玉河。”

她吩咐身旁那个侍女：“让人把后头的院子收拾一下给齐靖他们兄妹住下。他们是我的外甥，不要当客人待，该怎样就怎样。”

姐姐反应比哥哥快，拉着他跪下来再拜了一次姨母，这一次却是拜谢她的收留。拜完后直起身来，姐姐已经哭了，哥哥眼里也有泪光，只是他忍着没有让泪流下来。

如果说青鸾夫人是姿色中上，那白宛夫人就是貌比仙子。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去见青鸾夫人的时候，有个白衣女子正和她说话，我们进了门，她也转过身来。

我个子矮，先看到的是水波似的裙裾。慢慢抬起头，素白长衣衬着银线云纹的腰封，颈间戴着一枚玉坠。白玉莹润中透出些微淡粉的色泽，可与她的肌肤相比，那玉又不显得特别出色了。精巧圆润的下颌，五官绝美，让人一时移不开眼睛。她唇角噙笑，打量我们三个：“嗯，齐靖，齐涵，这个小姑娘就是齐笙了吧？果然是根骨清奇，恭喜青鸾姐姐多了两个好徒弟。”

白宛夫人微微笑着弯下腰来，轻声问：“小笙今年几岁了？”

我摇摇头，不吭声。

“不怕。你看哥哥姐姐都学本事，你要不要学？我可以教你。”

青鸾夫人转过头来看她一眼：“你不要逗她，小孩子会当真。”

白宛夫人笑起来星眸流转，极是动人。她站起身来掠一掠鬓边的头发：“青鸾

姐，我是说真的。你看，齐靖齐涵都是学剑的料子，你一下得了两个好徒弟，我呢，几年前就说收徒，到现在一个也遇不上。我觉得小笙挺懂事有悟性，你已经得了两个，这一个就让给我吧。”

青鸾夫人淡淡地说：“那要看她自己根骨悟性，你那法门不是人人学得来的，小笙过来。”我挪到她跟前，青鸾夫人伸出手，两指搭在我额前，过了片刻轻轻挪开，对白宛夫人说：“你倒没看错，她的根骨并不宜学剑。”

齐靖和齐涵一起露出愕然又失望的神情。我知道他们想什么，这世道以剑为尊，不宜习剑这话一出，似乎就成了一个致命缺陷。

白宛夫人倒是笑了：“好，这回可是让我拣着个徒弟。好不容易遇见个好苗子，我要不下手快些，只怕一转眼儿就被别人抢去了。”

她牵着我出了庭院，站在湖边。湖上的风吹过来，她凝视着我：“学我这门法术，重要的是有灵性和悟性。”

她顺手折了一片长长的叶子，折卷之后变成了一只小鸟形状，吹了一口气，放在水边。翠绿的叶子上闪过一层光，鸟儿活了起来，扑棱棱地扇着翅子，溅起的水花泼洒到我的鞋面上来。

“看明白了吗？”

我点了点头。

“那你说说。”

“幻术。”

白宛笑了。

“我果然没看走眼，一看你的眼神我就知道你有灵性儿。我们这门功夫不讲什么根骨什么体魄之类。心有多大，天地就有多大。”

我跟在她后头，她的裙角像一片温柔的水光迤迤漫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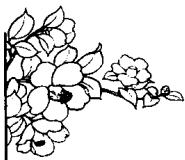
“不要觉得幻术都是假的，有句话叫假做真时真亦假。只要你骗过了所有人的眼睛，那么这就不是假的，而是真的。这话你现在不明白不要紧，将来你大了，学多了本事，经得多见得多了，就知道了。”

不用将来，我现在就明白。

幻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据说是可以化幻为真的。

我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境界，不过我知道，白宛肯定没到那火候。不知为什么，我身体中还存着前世的影子，似乎自己对幻术有着一种天生的笃定与自信。

“我传你一套短诀，你先记熟，再习惯。这个可以调理你的身体。等你伤好了，我再正式传你功法。”



她的手指在我眉心点了一下，一段短短的口诀在我耳边响起，反复响了两次。等我记下来，声音便消失了。

“记住了？”

“嗯。”我诚恳地问，“夫人，这片湖水，也是幻觉吧？”

她微微一笑，点了点头：“是。”

我其实还有一个疑惑——白宛夫人这让人如沐春风的惊人美貌，不会也是一个幻觉吧？

晚上可以听到湖边水浪拍岸的轻响，起，伏。再起，再伏。

风大的时候声音就急一些，风弱的时候水浪声就弱一些。

时光就如窗外的湖水，平平静静，过了一日又一日。

剑术可以杀人，幻术可以欺心。

有的时候，幻术比剑术还可怕，可以做到许多剑术做不到的事。

是的，幻术就在一个“幻”字，一切都是假的，但是只要能骗过所有人，那么假的就是真的。

谁能做到那一步呢？白宛夫人大概做不到。

我开始学最基本的幻术。其实幻术没有高深与浅显之分，只是第一关入门艰难。这一关过了，后面真正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小到点石成金，大到呼风唤雨，口诀功法全都大同小异。就好像剪纸，师傅给你的只是一把剪子、一张纸，告诉你基本的剪法，下面剪什么能剪成什么样那全看自己的悟性。

我还算是有悟性。第一次试雾障术的时候，就成功了。

白宛夫人站在我身前几步远，但是浅浅的白雾在和我她之间弥漫开来。她在雾的那端，向我微笑。

等雾渐渐消散了，她说：“幻术还有一点很要紧，就是七分假，三分真。全是假的，易被找出破绽。只要有一点被看破，那整个幻术就很快会被全部看穿了。”

我点点头，这和说谎话是一个道理，不能撒开了吹，三句假话夹一句真话最好。

白宛夫人很是满意，还拿了一把青果给我吃。

我坐下来乖乖吃青果，味道很不错，清甜里带着点微酸，非常爽口。

“你知不知道，我用得最好的幻术是什么？”

我诚实地摇头，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她似乎只是感慨这么一句，并不指望我回答。

“是紫气东来和火树银花。”她没再多说什么，朝着另一边的湖岸走去。

紫气东来和火树银花？我脑海里浮现出模糊的印象，这似乎是用在宴会歌舞

上头的东西啊？一些不入流道士和术士也会借用烟火和障眼法来表演这两样，一点儿不难，是最不入流的幻术。

我忽然有点惶恐。好像身边任何熟悉的东西都指向了我的前世。

我真的如此迫切地要记起自己的过去吗？人在转世前，传说都要喝一碗孟婆汤，忘记爱恨，重新做人。既然早已忘记，为何还是执著地想要重新拾起？难道我骨子里还在不甘上一世的含恨而终？

清晨习练幻术，湖边特别凉，身上的衣裳有点单薄，抵御不了寒气。

我望着清晨雾蒙蒙的湖面，心里嘀咕：不知道这幻术营造出的湖，能不能淹死人？

湖边垂柳婆娑，长长的枝条垂下来，风一吹，拂在背上颈上，凉凉的，有点痒。我伸手去掬了一捧水，湖水清澈冰冷，冰得我忍不住打哆嗦。

身后忽然有人说：“离岸远些，别跌下去了。”悦耳而低沉的男声，清冷如玉。

诗经里说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与现在晨雾微寒露轻盈的景象，定然很相像。

所谓伊人……一定也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一袭白衣，翩然若仙。

庄里的人这些天我也认得差不多了，可是这人却不相识。

不，这人我见过。就是初来山庄的头一天晚上，在湖上惊鸿一瞥的人影，虽然当时离得远，影影绰绰地只觉得仙气飘逸。但是我能确定，就是眼前这个人。明明这是夏天，可是看他一眼，就觉得有冰水从头顶直灌下来。很冷，要是站着一动不动的话，谪仙一样的俊美慑人，可是也如冰雕雪塑般冷冽。我都怀疑刚才出声的是不是他。

我歪头瞅瞅他：“你是谁？”

他转身便要走。我猛地朝前一扑，牢牢抓住了他的袖子：“喂，别走。”

来人居高临下地瞅我一眼，袖子一拂，我手里莫名地就抓了空，他迈步又要走，我不依不饶再朝前扑，我抓！

呃……入手有点韧，有点凉，有点滑——

我眨巴眨巴眼，手里攥着的是一条夹银丝的流苏长穗，那个……是他的腰带。

那人停下脚步，虽是我见过的相貌最出众的一个，可目光却如冰刀般冷寒。

幸好他的腰带结系得结实，不然要是让我一下子扯脱了……咳，那就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我讪讪地缩回手：“你是谁，我怎么没见过你？”

我以为他不会答，毕竟这人的气质目光都跟冰一样。